

初刻拍案惊奇
(下)



中国古典名著全集

初刻拍案惊奇

【下】

明·凌濛初/著

远方出版社

第二十一卷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

诗曰：

燕门壮士吴门豪，筑中注铅鱼隐刀。

感君恩重与君死，泰山一掷若鸿毛。

话说唐德宗朝，有个秀才，南剑州人，姓林名积，字善甫。为人聪俊，广览诗书，九经三史，无不通晓，更兼存心梗直。在京师太学读书，给假回家，侍奉母亲之病。母病愈，不免再往学中。免不得暂别母亲，相辞亲戚邻里，教当直王吉挑着行李，迤迤前进。在路但见：

或过山林，听樵歌于云岭；又经别浦，闻渔唱于烟波。或抵乡村，却遇市井。才见绿杨垂柳，影迷几处之楼台；那堪啼鸟落花，知是谁家之院宇？看处有无穷之景致，行时有不尽之驱驰。

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无路登舟。不只一日，至蔡州到个去处，天色已晚。但见：

十里俄惊雾暗，九天倏睹星明。八方商旅卸行装，七级浮屠燃夜火。六翮飞身，争投栖于树杪；五花画舫，尽返棹于洲边。四野牛羊皆入栈，三江渔钓悉归家。两个招商，俱说此间可宿；一声画角，应知前路难行。

两个投宿于旅邸，小二哥接引，拣了一间宽洁房子。当直的安顿了担杖，善甫稍歇，讨了汤，洗了脚，随分吃了些晚食，无事闹坐则个。不觉早点灯，叫当直安排宿歇，来日早行。当直王吉在床前打铺自睡。

且说林善甫脱了衣裳也去睡，但觉物癯其背，不能睡着。壁上有灯，尚犹未灭。遂起身揭起荐席看时，见一布囊，囊中有一锦囊，中有大珠百颗，遂收于箱篋中。当夜不在话下。到来朝，天色已晓。但见：

晓雾装成野外，残霞染就荒郊。耕夫陇上，朦胧月色将沉；织女机边，晃荡金乌欲出。牧牛儿尚睡，养蚕女未兴。樵舍外已闻犬吠，招提内尚见僧眠。

天色将晓，起来洗漱罢，系裹毕，叫当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。林善甫出房中来，问店主人：“前夕恁人在此房内宿？”店主人说道：“昨夕乃是一巨商。”林善甫见说：“此乃吾之故友也，因俟我失期。”看着那店主人道：“此人若回来寻时，可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，寻问林上舍名积字善甫，千万千万，不可误事。”说罢，还了房钱，相揖作别去了。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，林善甫后面行，迤迤前进。林善甫放心不下，恐店主人忘了，遂于沿路上令王吉于墙壁粘手榜云：“某年某月某日，有剑浦林积假馆上庠，有故人元珠，可相访于贯道斋。”不止一日，到于学中，参了假，仍旧归斋读书。

止说这囊珠子，乃是富商张客遗下了去的。及至到于市中取珠欲货，方知失去，唬得魂不附体，道：“苦也！我生受数年，只选得这包珠子。今已失了，归家妻子孩儿如何肯信？”再三思量，不知失于何处，只得再回，沿路店中寻讨。直寻到林上舍所歇之处，问店小二时，店小二道：“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？”张客道：“我歇之后，有恁人在此房中安歇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便忘了，从你去后，有个官人来歇一夜了。绝早便去，临行时吩咐道：‘有人来寻时，可千万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，问林上舍名积。’”张客见说言语踉蹌，口中不道，心内思量：“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？”当日只得离了店中，迤迤再取京师路上来。见沿路贴着手榜，中有“元珠”之句，略略放心。不止一日，直到上庠，未去

歇泊，便来寻问。学对门有个茶坊，但见：

木匾高悬，纸屏横挂。壁间名画，皆唐朝吴道子丹青；瓯内新茶，尽山居玉川子佳茗。

张客入茶坊吃茶，茶罢，问茶博士道：“此间有个林上舍否？”博士道：“上舍姓林的极多，不知是那个林上舍？”张客说：“贯道斋名积字善甫。”茶博士见说：“这个便是个好人。”张客见说道是好人，心下又放下二三分。张客说：“上舍多年个远亲，不相见，怕忘了。若来时，相指引则个。”正说不了，茶博士道：“兀的出斋来的官人便是。他在我家寄衫帽。”张客见了，不敢造次。林善甫入茶坊，脱了衫帽。张客方才向前看着林上舍，唱个喏便拜。林上舍道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如何拜人？”那时林上舍不识他有甚事。但见张客簌簌地泪下，哽咽了说不得。歇定，便把这上件事，一一细说了一遍。林善甫见说，便道：“不要慌，物事在我处。我且问你则个，里面有什么？”张客道：“布囊中有锦囊，内有大珠百颗。”林上舍道：“多说得是。”带他去安歇处，取物交还。张客看见了道：“这个便是，不愿都得，但只觅得一半，归家养膳老小，感戴恩德不浅。”林善甫道：“岂有此说。我若要你一半时，须不沿路粘贴手榜，交你来寻。”张客再三不肯都领，情愿只领一半。林善甫坚决不受，如此数次相推。张客见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，感戴洪恩不已，拜谢而去。将珠子一半于市货卖，卖得银来，舍在有名佛寺斋僧，就与林上舍建立生祠供养，报答还珠之恩。善甫后来一举及第。诗云：

林积还珠古未闻，利心不动道心存。

暗施阴德天神助，一举登科耀姓名。

善甫后来位至三公，二子历任显宦。古人云：“积善有善报，积恶有恶报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作恶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正是：

黑白分明造化机，谁人会解劫中危？

分明指与长生路，争奈人心着处迷。

此本话文，叫做《积善阴鹭》，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。小子为何重宣这一遍？只为世人贪财好利，见了别人钱钞，昧着心就要起发了。何况是失下的，一发是应得的了。谁肯轻还本主？不知冥冥之中，阴功极重。所以裴令公相该饿死，只因还了玉带，后来出将入相。窦谏议命主绝嗣，只为还了遗金，后来五子登科。其余小小报应，说不尽许多。而今再说一个一点善念，直到得脱了穷胎，变成贵骨。说与看官们一听，方知小子劝人做好事的说话，不是没来历的。你道这件事出在何处？国朝永乐爷爷未登帝位，还为燕王。其时有个相士，叫做袁柳庄，名珙，在长安酒肆遇见一伙军官打扮的，在里头吃酒。柳庄把内中一人看了一眼，大惊下拜道：“主公乃真命天子也！”其人摇手道：“休得胡说！”却问了他姓名去了。明日只见燕府中有懿旨，召这相士。相士朝见，抬头起来，正是昨日酒馆中所遇之人。原来燕王装作了军官，与同护卫数人，出来微行的。就密教他仔细再看相，柳庄相罢称贺，从此燕王决了大计。后来靖了内难，乃登大宝，酬他一个三品京职。其子忠彻亦得荫为尚宝司丞。

大多晓得柳庄神相，却不知其子忠彻传了父术，也是一个百灵百验的。京师显贵公卿，没一个不与他往来，求他风鉴的。其时有一个姓王的部郎，家中人眷不时有病。一日，袁尚定来拜。见他面有忧色，问道：“老先生尊容滞气，应主人眷不宁。然不是生成的，恰似有外来妨碍，原可趋避。”部郎道：“如何趋避？望请见教。”正说话间，一个小厮捧了茶盘出来送茶。尚宝看了一眼，大惊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须臾吃动罢茶，小厮接了茶钟进去了。尚宝密对部郎道：“适来送茶小童，是何名字？”部郎道：“问他怎的？”尚宝道：“使宅上人眷不宁者，此子也。”部郎道：“小厮姓郑，名兴儿，就是此间收的，未上一年，老实勤谨，颇称得用。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宁？”尚宝道：“此小厮相能妨主，若

留过一年之外，便要损人口，岂止不宁而已。”部郎意犹不信道：“怎便到此？”尚宝道：“老先生岂不闻马有的卢能妨主，手版能忤人君的故事么？”部郎省悟道：“如此，只是遣了他罢了。”部郎送了尚宝出门，进去与夫人说了适间之言。女眷们见说了这等说话，极易听信的。又且袁尚宝相术有名，那一个不晓得？部郎是读书之人，还有些倔强未服，怎当得夫人一点疑心之根，再拨不出了。部郎就唤兴儿到跟前，打发他出去。兴儿大惊道：“小的并不曾坏老爷事体，如何打发小的？”部郎道：“不为你坏事，只因家中人口不安，袁尚宝爷相道，都是你的缘故。没奈何打发你在外去过几时，看光景再处。”兴儿也晓得袁尚宝相术神通，如此说了，毕竟难留，却又舍不得家主，大哭一场，拜倒在地。部郎也有好些不忍，没奈何强遣了他。果然兴儿出去了，家中人口从此平安。部郎合家越信尚宝之言，不为虚谬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兴儿含悲离了王家，未曾寻得投主，权在古庙栖身。一日，走到坑厕上痢屎，只见壁上挂着一个包裹，他提下来一看，乃是布钱密扎，且是沉重。解开一看，乃是二十多包银子。看见了，伸着舌头，缩不进来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有此银子，不忧贫了，就是家主赶了出来，也不妨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我命本该穷苦，投靠了人家，尚且道是相法妨碍家主，平白无事赶出来，怎得有福气受用这些物事？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，带了来用，因为登东司，挂在壁间失下了的，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？我拿了去，虽无人知道，却不做了阴鹭事体？毕竟等人来寻，还他为是。”左思右想，带了这个包裹，不敢走离坑厕。沉吟到将晚，不见人来，放心不下，取了一条草荐，竟在坑板上铺了，把包裹塞在头底下，睡了一夜。明日绝早，只见一个人头蓬眼肿，走到坑中来。见有人在里头，看一看壁间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东西已不见了，如何回去得？”将头去坑墙上乱撞。兴儿慌忙止他道：“不要性急！有甚话，且与我说个明白？”那个人道：“主

人托俺将着银子到京中做事，昨日偶因登厕，寻个竹钉，挂在壁上。已后登厕已完，竟自去了，忘记取了包裹。而今主人的事既做不得，银子又无了，怎好白手回去见他？要这性命做甚？”兴儿道：“老兄不必着忙。银子是小弟拾得在此，自当奉璧。”那个人听见了。笑逐颜开道：“小哥若肯见还，当以一半奉谢。”兴儿道：“若要谢时，我昨夜连包拿了去不得，何苦在坑板上忍了臭气，睡这一夜？不要昧了我的心。”把包裹一擦，竟还了他。那个人见是个小厮，又且说话的确，做事慷慨，便问道：“小哥高姓？”兴儿道：“我姓郑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俺的主人姓郑，河间府人，是个世袭指挥。只因进京来讨职事做，叫他拿银子来使用。不知是昨日失了，今日却得小哥还俺。俺明日做事停当了，同小哥去见俺家主，说小哥这等好意，必然有个好处。”两个欢欢喜喜，同到一个饭店中，殷殷勤勤，买酒请他，问他本身来历。他把投靠王家，因相被逐，一身无归上项苦情，备细述了一遍。那个人道：“小哥患难之中，见财不取，一发难得。而今不必别寻道路，只在我下处同住了，待我干成了这事，带小哥到河间府罢了。”兴儿就问那个人姓名。那个人道：“俺姓张，在郑家做都管，人只叫我做张都管。不要说俺家主人，就是俺自家，也盘缠得小哥一两月起的。”兴儿正无投奔，听见如此说，也自喜欢。从此只在饭店中安歇，与张都管看守行李。张都管自去兵部做事。有银子得用了，自然无不停当，取郑指挥做了巡抚标下旗鼓官。张都管欣然走到下处，对兴儿说道：“承小哥厚德，主人已得了职事，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。俺与你只索同到家去报喜罢了，不必在此停留。”即忙收拾行李，雇了两个牲口，做一路回来。到了家门口，张都管留兴儿在外边住了，先进去报与家主郑指挥。郑指挥见有了衙门，不胜之喜。对张都管道：“这事全亏你能干得来。”张都管说道：“这事全非小人之能，一来主人福荫，二来遇个恩星，得有今日。若非那个恩星，不要说主人官

职，连小人性命也不能够回来见主人了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是何恩星？”张都管把登厕失了银子，遇着郑兴儿，厕板上守了一夜，原封还他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郑指挥大惊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义气的人，而今这人在那里？”张都管道：“小人不敢忘他之恩，邀他同到此间，拜见主人，见在外面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正该如此，快请进来。”张都管走出门外，叫了兴儿一同进去，见郑指挥。兴儿做小厮过的人，见了官人，不免磕个头下去。郑指挥自家也跪将下去，扶住了说道：“你是俺恩人，如何行此礼？”兴儿站将起来，郑指挥仔细看了一眼道：“此非下贱之相，况且器量宽洪，立心忠厚，他日必有好处。”讨坐来与他坐了。兴儿那里肯坐，推逊了一回，只得依他坐了。指挥问道：“足下何姓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姓郑。”指挥道：“忝为同姓，一发妙了。老夫年已望六，尚无子嗣。今遇大恩，无可相报。不是老夫要讨便宜，情愿认足下做个养子，恩礼相待，少报万一。不知足下心下如何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是执鞭坠镫之人，怎敢当此？”郑指挥道：“不是如此说，足下高谊，实在古人之上。今欲酬以金帛，足下既轻财重义，岂有重资不取，反受薄物之理？若便恁然无关，视老夫为何等负义之徒？幸叨同姓，实是天缘，只恐有屈了足下，于心不安。足下何反见外如此？”指挥执意既坚，张都管又在旁边一力撺掇，兴儿只得应承。当下拜了四拜，认义子。此后内外人，多叫他是郑大舍人，名字叫做郑兴邦，连张都管也让他做小家主了。

那舍人北边出身，从小晓得些弓马。今在指挥家，带了同往蓟州任所，广有了得的教师，日日教习，一发熟娴，指挥愈加喜欢。况且做人和气，又凡事老成谨慎，合家之人，无不相投。指挥已把他名字报去，做了个应袭舍人。那指挥在巡抚标下，甚得巡抚之心。年终累荐，调入京营，做了游击将军，连家眷进京，郑舍人也同往。到了京中，骑在高头骏马上，看见街道，想起旧

日之事，不觉凄然泪下。有诗为证：

昔年在此拾遗金，蓝楼身躯乞丐心。

驽马鲜衣今日过，泪痕还似旧时深。

却说郑游击又与舍人用了些银子，得了应袭冠带，以指挥职衔听用。在京中往来拜客，好不气概！他自离京中，到这个地位，还不上三年。此时王部郎也还在京中，舍人想道：“人不可忘本。我当时虽被王家赶了出来，却是主人原待得我好的。只因袁尚宝有妨碍主人之说，故此听信了他，原非本意。今我自到义父家中，何曾见妨了谁来？此乃尚宝之妄言，不关旧主之事。今得了这个地步，还该去见他一见，才是忠厚。只怕义父怪道翻出旧底本，人知不雅，未必相许。”即把此事从头至尾，来与养父郑游击商量。游击称赞道：“贵不忘贱，新不忘旧，都是人生实受用好处，有何妨碍？古来有多少王公、大人、天子、宰相，在尘埃中屠沽下贱起的，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。”舍人得了养父之言，即便去穿了素衣服，腰系金镶角带，竟到部郎寓所来。手本上写着：“门下走卒应袭听用指挥郑兴邦叩见。”王部郎接了手本，想了一回道：“此是何人，却来见我？且又写‘门下走卒’，是必曾在那里相会过了。”心下疑惑。原来京里部官清澹，见是武官来见，想是有些油水的，不到是作难，就叫相请讲。郑舍人一见了王部郎，连忙磕头下去。王部郎虽是旧主人，今见如此冠带装扮了，一时那里遂认得？慌忙扶住道：“非是统属，如何行此礼？”舍人道：“主人岂不记那年的兴儿么？”部郎仔细一看，骨格虽然不同，体态还认得出。吃了一惊道：“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？”舍人把认了义父，讨得应袭指挥，今义父见在京营做游击的话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，敢来叩见。”王部郎见说罢，只得看坐。舍人再三不肯道：“分该侍立。”部郎道：“今足下已是朝廷之官，如何拘得旧事？”舍人不得已，旁坐了。部郎道：“足下有如此后步，自非家下所能留。只可惜袁尚宝妄

言误我，致得罪于足下，以此无颜。”舍人道：“凡事有数，若当时只在主人处，也不能得认义父，以有今日。”部郎道：“事虽如此，只是袁尚宝相术可笑，可见向来浪得虚名耳。”正要摆饭款待，只见门上递一帖进来道：“尚宝袁爷要来面拜。”部郎抚掌大笑道：“这个相不着的又来了，正好取笑他一回。”便对舍人道：“足下且到里面去，只做旧时妆扮了。停一会待我与他坐了，竟出来照旧送茶，看他认得出认不出？”舍人依言，进去卸了冠带与旧日同伴，取了一青长衣披了。听得外边尚宝坐定讨茶，双手捧了一个大茶盘，恭恭敬敬出来送茶。袁尚宝注目一看，忽地站了起来道：“此位何人，乃在此送茶？”部郎道：“此前日所逐出童子兴儿便是。今无所归，仍来家下服役耳。”尚宝道：“何太欺我？此人不论后日，只据目下，乃是一金带武职官，岂宅上服役之人哉！”部郎大笑道：“老先生不记得前日相他妨碍主人，累家下人口不安的说话了？”尚宝方才省起向来之言，再把他端相了一回，笑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前日果有此言，却是前日之言也不差，今日之相也不差。”部郎道：“何解？”尚宝道：“此君满面阴德纹起，若非救人之命，必是还人之物，骨相已变。看来有德于人，人亦报之。今日之贵，实由于此。非学生之有误也。”舍人不觉失声道：“袁爷真神人也！”遂把厕中拾金还人，与挈到河间认义父亲，应袭冠带前后事，备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日念旧主人，所以到此。”部郎起初只晓得认义之事，不晓得还金之事。听得说罢，肃然起敬道：“郑君德行，袁公神术，俱足不朽。”快教取郑爷冠带来，穿着了，重新与尚宝施礼。部郎连尚宝多留了筵席，三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王部郎去拜上郑游击，就当答拜了舍人，遂认为通家，往来不绝。后日郑舍人也做到游击将军而终，子孙竟得世荫。只因一点善念，脱胎换骨，享此爵禄。所以奉劝世人，只宜行好事，天并不曾亏于人。有古风一首为证：

袁公相术真奇绝，唐举许负无差别。
片言甫出鬼神惊，双眸略展荣枯决。
儿童妨主运何乖？流落街衢实可哀。
还金一举堪夸美，善念方萌已脱胎。
郑公生平原倜傥，百计思酬恩谊广。
螟蛉同姓是天缘，冠带加身报不爽。
京华重忆主人情，一见袁公便起惊。
阴功获福从来有，始信时名不浪称。

第二十二卷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

诗曰：

苑枯本是无常数，何必当风使尽帆？

东海扬尘犹有日，白衣苍狗刹那间。

话说人生荣华富贵，眼前的多是空花，不可认为实相。如今人一有了时势，便自道是万年不拔之基，旁边看的人也是一样见识。岂知转眼之间，灰飞烟灭，泰山化作冰山，极是不难的事。俗语两句话说得好：“宁可无了有，不可有了无。”专为贫贱之人，一朝变泰，得了富贵，苦尽甜来，滋味深长。若是富贵之人，一朝失势，落泊起来，这叫做树倒猢猻散，光景着实难堪了。却是富贵的人只据目前时势，横着胆，昧着心，任情做去，那里管后来有下梢没下梢。

曾有一个笑话，道是一个老翁有三子，临死时吩咐道：“你们倘有所愿，实对我说。我死后求之上帝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官高一品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田连万顷。”末一子道：“我无所愿，愿换大眼睛一对。”老翁大骇道：“要此何干？”其子道：“等我睁开了大眼，看他们富的富，贵的贵。”此虽是一个笑话，正合着古人云：

长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？

虽然如此，然那等薰天赫地富贵人，除非是遇了朝廷诛戮，或是生下子孙不肖，方是败落散场。再没有一个身子上，先前做了贵人，以后流为下贱，现世现报，做人笑柄的。看官，而今且听小子先说一个好玩的，做个人话。

唐朝僖宗皇帝即位，改元乾符。是时阉宦骄横，有个少马坊

使内官田令孜，是上为晋王时有宠，及即帝位，使知枢密院，遂擢为中尉。上时年十四，专事游戏，政事一委令孜，呼为阿父，迁除官职，不复关白。其时京师有一流棍，叫名李光，专一阿谀逢迎，谄事令孜。令孜甚是喜欢信用，荐为左军使。忽一日，奏授朔方节度使。岂知其人命薄，没福消受，敕下之日，暴病卒死。遗有一子，名唤德权，年方二十余岁。令孜老大不忍，心里要抬举他，不论好歹，署了他一个剧职。

时黄巢破长安，中和元年，陈敬瑄在成都遣兵来迎僖皇。令孜遂劝僖皇幸蜀，令孜扈驾，即便叫了李德权同去。僖皇行在住于成都，令孜与敬瑄相与交结，盗专国柄，人皆畏威。德权在两人左右，远近仰奉，凡奸豪求名求利者，多贿赂德权，替他两处打关节。数年之间，聚贿千万，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，一时薰灼无比。

后来僖皇薨逝，昭皇即位。天顺二年四月，西川节度使王建，屡表请杀令孜、敬瑄。朝廷惧怕二人，不敢轻许。建使人告敬瑄作乱，令孜通风翔书，不等朝廷旨意，意执二人杀之。草奏云：

开柙出虎，孔宣父不责他人；当路斩蛇，孙叔敖盖非利己。专杀不行于阆外，先机恐失于毂中。

于时追捕二人余党甚急。德权脱身遁于复州，平日枉有金银财货万万千千，一毫却带不得，只走得空身。盘缠了几日，衣服多当来吃了，单衫百结，乞食通途。可怜昔日荣华，一旦付之春梦。

却说天无绝人之路。复州有个后槽健儿，叫做李安。当日李光未际时，与他相熟。偶在道上行走，忽见人个褴褛丐食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李光之子德权。心里惻然，邀他到家里，问道：“我闻得你父子在长安富贵，后来破败，今日何得在此？”德权将官司追捕田、陈余党，脱身亡命，到此困穷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李

安道：“我与汝父有交，你便权在舍下住几时。怕有人认得，你可改个名，只认做我的侄儿，便可无事。”德权依言，改名彦思，就认他这看马的做叔叔，不出街上乞化了。未及半年，李安得病将死，彦思见后槽有官给的工食，遂叫李安投状道：“身已病废，乞将侄彦思继充后槽。”不数月，李安果死。彦思遂得补充健儿，为牧守圉人。自道是十分侥幸，不须忧愁衣食。岂知渐渐有人晓得他曾做仆射过的，此时朝政紊乱，法纪废弛，也无人追究他的踪迹。但只是起他个混名，叫他做“看马李仆射”。走将出来时，众人便指手点脚，当一场笑话。

看官，你道仆射是何等样大官，后槽是何等样贱役。如今一人身上，先做了仆射，收场结果，做得个看马的，岂不可笑？却又一件，那些人依附内相，原是冰山。一朝失势，破败死亡，此是常理。留得残生看马，还是便宜的事，不足为怪。如今再说当日同时有一个官员，虽是得官不正，侥幸来的，却是自己所挣。谁知天不帮衬，有官无禄，并不曾犯着一个对头，并不曾做着一件事体，都是命里所招，下梢头弄得没出豁，比此更为可笑。诗曰：

富贵荣华何足论，从来世事等浮云。

登场傀儡休相吓，请看当艚郭使君。

这话文，就是唐僖宗朝江陵有一个人，叫做郭七郎。父亲在日，做江湘大商，七郎长随着舡上去走的。父亲死过，是他当家了，真个是家资巨万，产业广延，有鸦飞不过的田宅，贼扛不动的金银山，乃楚城富民之首。江、淮、河朔的贾客，多是领他重本贸易，往来却是这些富人。惟有一项不平心，是他本等，大等秤进，小等秤出。自家的歹，争做好；别人的好，争做歹。这些领他本钱的贾客，没有一个不受尽他累的。各各吞声忍气，只得受他。你道为何？只为本钱是他的。那江湖上走的人，拼得陪些辛苦在里头，随你尽着欺心算帐，还只是仗他资本营运，毕竟

有些便宜处。若一下冲撞了他，收拾了本钱去，就没蛇得弄了。故此随你克剥，只得行得去的，本钱越弄越大，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。

那时有一个极大商客，先前领了他几万银子，到京都做生意，去了几年，久无音信。直到乾符初年，郭七郎在家想着这主本钱没着落。他是大商，料无失所，可惜没个人往京去一讨。又想一想道：“闻得京都繁华去处，花柳之乡，不若借此事由，往彼一游。一来可以索债，二来买笑追欢，三来觑个方便，觅个前程，也是终身受用。”算计已定。七郎有一个老母，一弟一妹在家，奴婢下人无数，只是未曾娶得妻子。当时吩咐弟妹承奉母亲，着一个都管看家，余人各守职业，做生理。自己却带几个惯走长路会事的家人在身边，一面到京都来。七郎从小在江湖边生长，贾客船上往来，自己也会撑得篙，摇得橹，手脚快便。把些饥餐渴饮之路，不在心上，不则一日到了。

原来那个大商，姓张名金，混名张多宝。在京都开几处解典库，又有几所绸缎铺，专一放官吏债，打大头脑的。至于居间说事，买官鬻爵，只要他一口担当，事无不成。也有叫他做“张多保”的，只为凡事都是他保得过，所以如此称呼。满京人无不认得他的。

郭七郎到京，一问便着。他见七郎到了，是个江湘债主。起初进京时节，多亏他的几万本钱做桩，才做得开，成得这个大气概。一见了欢然相接，叙了寒温，便摆起酒来。把轿去教坊里，请了几个有名的衍衍前来陪侍，宾主尽欢。酒散后，就留一个绝顶的妓者，叫做王赛儿，相伴了七郎，在一个书房里宿了。富人待富人，那房舍精致，帷帐华侈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起来，张多保不待七郎开口，把从前连本连利一算，约该有十来万了，就如数搬将出来。一手交兑，口里道：“只因京都多事，脱身不得，亦且掣了重资，江湖上难走，又不敢轻易托